

國  
際  
傳  
媒  
藏

韓國編  
四書部  
中庸卷

(2)

華夏出版社

國家二一一工程重點學科建設項目  
國家九八五工程創新基地規劃項目

# 國 際

韓國書部編  
中庸卷

②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國際儒藏·韓國編四書部·中庸卷·2 /《國際儒藏·韓國編四書部》  
編纂委員會編，《國際儒藏·韓國編四書部》審校委員會審校·  
—北京：華夏出版社，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0.9

ISBN978 - 7 - 5080 - 5927 - 3

I . ① 國… II . ① 國… ② 國… III . ① 儒家－研究 ② 中庸－研究 IV . ① B222.05

中國版本圖書館CIP 數據核字(2010)第176863 號



# 國際儒藏韓國編四書部中庸卷目錄

## 【中庸卷二】

【韓國經學資料集成中庸第三冊】

中庸總說 平庵集  
中庸雜著 鹿門集

權正忱(一)

任聖周(九)

【韓國經學資料集成中庸第四冊】

中庸劄疑 廉齋集  
中庸通理 九龍齋集  
中庸劄記 允鑾堂遺稿  
中庸記疑 雲漢漫稿  
中庸集說 榮山集  
中庸質疑 中庸稟目  
中庸原稟 最窩集  
未發說質疑 最窩集  
中庸問疑 漢軒書  
中庸經義 蘿山集

金謹行(二七)

白鳳來(四三)  
任氏(六七)  
金鍾正(七五)  
金鍾正(一〇五)  
徐昌載(一四九)  
九經問  
中庸講錄  
中庸纂要  
中庸劄錄  
中庸劄疑

李楨國(三〇三)  
李元培(三三七)  
吳允常(三四一)  
金履九(三五九)  
黃德吉(三九三)  
正祖(四〇一)  
李書九(四二七)  
裴相說(四三五)  
尹衡老(五三九)  
金鍾厚(五六九)  
宋德相(五八五)

【韓國經學資料集成中庸第五冊】

中庸經義問對 彌樂窩集  
中庸劄略 近齋集  
中庸講錄 鐺洲集  
中庸經義 灏溪集  
中庸鬼神章劄錄 灏溪集  
金相進(二四九)  
柳匡天(一八三)  
朴胤源(一八七)  
朴琮(一九三)  
金相進(二六二)

趙有善(一七七)

## 【韓國經學資料集成中庸第六冊】

|         |         |          |
|---------|---------|----------|
| 中庸講義    | 故寔      | 金熙洛(五九七) |
| 中庸劄疑    | 三洲集     | 申顥仁(六二七) |
| 中庸疑義    | 碩齋集     | 尹行恁(六三五) |
| 中庸自箴    | 與猶堂全書   | 丁若鏞(六四五) |
| 中庸講義補   | 與猶堂全書   | 丁若鏞(六七五) |
| 東儒中庸解集評 | 東儒四書解集評 | 柳健休(七三五) |
| 中庸首章疑義  | 大埜集     | 柳健休(七八三) |
| 中庸劄疑    | 雨潤集     | 柳健休(七九一) |
| 改定中庸命性圖 | 豫庵集     | 河友實(七九七) |
| 中庸全圖    | 豫庵集     | 河友實(八〇三) |

## 【中庸卷二】

## 【韓國經學資料集成中庸第一冊】

|          |      |          |
|----------|------|----------|
| 中庸首章分釋之圖 | 入學圖說 | 權近(二)    |
| 中庸九經衍義   |      | 李彥迪(九)   |
| 中庸九經衍義別集 |      | 李彥迪(一七五) |

## 【韓國經學資料集成中庸第三冊】

|       |      |          |
|-------|------|----------|
| 中庸三條目 | 滄溪集  | 林泳(五三九)  |
| 中庸七圖  | 止谷遺稿 | 李泰壽(五四三) |
| 中庸就正錄 | 屏谷集  | 金幹(四八七)  |
|       |      | 權策(五五三)  |

## 【韓國經學資料集成中庸第二冊】

|         |       |          |
|---------|-------|----------|
| 中庸標題    | 龍山世稿  | 金彥璣(二九二) |
| 中庸質疑    | 四書質疑  | 李德弘(二九九) |
| 中庸說     | 浦渚集   | 趙翼(三〇七)  |
| 中庸困得後說  | 浦渚集   | 趙翼(三一七)  |
| 中庸答問    | 四書答問  | 李惟泰(三二二) |
| 中庸讀書記   | 白湖全書  | 尹鑄(三八二)  |
| 中庸之圖    | 閑隱集   | 高汝興(四一二) |
| 中庸釋義    | 閑隱集   | 高汝興(四一五) |
| 中庸語錄    | 宋竹溪遺稿 | 宋廷耆(四二五) |
| 中庸人心道心圖 | 魯魯齊集  | 金萬然(四二九) |
| 中庸思辨錄   | 思辨錄   | 朴世堂(四三三) |
| 中庸答問    | 南溪集   | 朴世采(四六九) |
| 中庸答問    | 厚齋集   | 金幹(四七九)  |
| 中庸劄記    | 厚齋集   |          |

|         |        |          |
|---------|--------|----------|
| 中庸寤言    | 斗室寤言   | 李煥模(五六三) |
| 論中庸辨說   | 正庵集    | 李顯益(五六九) |
| 中庸說     | 正庵集    | 李顯益(五八二) |
| 中庸疾書    | 星湖疾書   | 李灝(五九二)  |
| 中庸講義    | 菊潭集    | 周宰成(六二二) |
| 中庸經義記聞錄 | 經義記聞錄  | 韓元震(六二七) |
| 中庸劄錄    | 老村集    | 林象德(六五九) |
| 中庸講說    | 白水集    | 楊應秀(六六五) |
| 中庸講說    |        | 金元行(六九一) |
| 中庸問答    |        | 金元行(七二七) |
| 中庸劄錄    | 櫟泉先生文集 | 宋明欽(七四七) |
| 中庸劄疑    | 家稿全書   | 林象元(七五五) |

### 【中庸卷三】

#### 【韓國經學資料集成中庸第七冊】

|       |          |          |
|-------|----------|----------|
| 中庸義條對 | 雲谷集      | 尹大淳(一〇一) |
| 中庸論辨  | 近思齋遺稿    | 鄭裕昆(一〇七) |
| 中庸未發說 | 臺山集      | 柳懿睦(一一七) |
| 中庸疑義  | 敬庵集      | 崔象龍(一二九) |
| 中庸圖說  | 荷叟集      | 崔孝述(一八九) |
|       |          | 李圭景(二〇五) |
|       |          | 沈奎澤(二一二) |
|       |          | 崔孝述(一八九) |
|       |          | 朴時默(二一五) |
| 中庸隨得錄 | 晚悟集      | 尹大淳(一〇一) |
| 中庸管見  | 守軒集      | 鄭裕昆(一〇七) |
| 中庸辨疑  | 鳳村集      | 柳懿睦(一一七) |
| 中庸講錄  | 止軒集      | 崔象龍(一二九) |
| 中庸辨證說 | 五洲衍文長箋散稿 | 崔孝述(一八九) |
| 中庸記疑  | 西湖集      | 李圭景(二〇五) |
| 中庸講義  | 雲岡集      | 沈奎澤(二一二) |
| 中庸讀書錄 | 絅齊集      | 崔祥純(二二二) |
| 中庸說   | 省齋集      | 柳重教(二五五) |
| 中庸答目  | 訥庵集      | 吳衡弼(二六七) |
| 中庸條目  | 訥庵集      | 申鍾浩(二七五) |
| 中庸問答  | 近庵集      | 朴載祐(二八一) |
| 讀中庸   | 默窩集      | 郭硯坤(二八七) |
| 中庸問答  |          | 徐基德(二九五) |
| 對中庸問目 | 石南居士續稿   | 金永三(三〇三) |
| 中庸問答  | 丹邱遺稿     | 洪智修(三〇九) |
| 中庸問對  | 栗山集      | 李翊九(三一五) |
| 中庸講義  | 恒齋集      |          |

|                 |        |          |
|-----------------|--------|----------|
| 中庸記疑            | 艮齋私稿   | 田愚(三三七)  |
| 中庸對條            | 芝坡集    | 洪在英(三六一) |
| 中庸問對            | 桂陽遺稿   | 李鍛(三七二)  |
| 中庸劄記            | 陽谷集    | 安泰國(三七九) |
| 中庸問答            | 暘谷集    | 安泰國(三八七) |
| 中庸答問            | 茶田經義答問 | 郭鍾錫(四〇三) |
| [韓國經學資料集成中庸第九冊] |        |          |
| 中庸經旨蒙解          | 松塲遺稿   | 朴宗永(五三五) |
| 中庸章句詳說          | 七書注詳說  | 朴文鑄(五四三) |
| 中庸首章注各字義補說      | 壺山集    | 朴文鑄(六〇九) |
| 中庸思辨            | 勿軒集    | 李明翊(六一三) |
| 中庸講說            | 津修齋遺稿  | 朴海量(六二五) |
| 中庸講義            | 錦湖集    | 許炯(六三七)  |
| 中庸雜著            | 竹逸集    | 鄭灝鎔(六六三) |
| 中庸總略辨           | 莊庵集    | 金時洛(六六九) |
| 中庸問答            | 卓立齋集   | 張世灝(六七五) |
| 中庸問答            | 道陽集    | 申泰龍(六八三) |
| 中庸論辨            | 毅齋集    | 宋鑄完(六九三) |
| 中庸究義            | 晦峯集    | 金鳳煥(六九九) |
| 中庸答問示朴化實        | 晦峯集    | 金鳳煥(七〇九) |

|      |      |          |
|------|------|----------|
| 中庸講解 | 良谷遺稿 | 李承福(七一五) |
| 中庸劄疑 | 醒齋遺稿 | 李瓊錫(七六一) |
| 中庸訓義 | 庸學   | 沈大允(七六七) |
| 中庸講義 | 庸學   | 佚名(七八七)  |

中庸總說

〔韓〕權正忱著  
孫通海點校

## 【題解】

中庸總說作者權正忱（一七一〇—一七六七），字子誠，號平庵，本貫安東。早年在心庵、雪翁等門下修學，與李光庭、李象靖等交遊。壯年庭試文科及第，任侍講院說書。思悼世子廢位時力奏挽留，幾遭斬刑。回鄉隱居，閉門治學。本書編寫於四十二歲，主要整理全篇大要，圍繞「中庸」、「性」闡述朱子學說。首章的「性道教」是全篇重點，而道字包含性和教，又是重中之重；第二章到第十一章，通過知、仁、勇三方面論說中庸，解釋首章之義；第十二章到第三十二章論說天人之道，末章歸納全篇要旨。（崔錫起）

嘗觀先儒之論中字，程子專以不偏言，呂氏專以無過不及言。不偏者，未發之前無所偏倚之謂也；無過不及者，見諸行事，各得其中之謂也。蓋不偏不倚者，猶立而不近四旁，此心之體也；無過不及者，猶行而不先不後，此事之中也。故於未發之大本，則取不偏不倚之名；於已發而時中，則取無過不及之義，固各有攸當也。然方其未發，雖無過不及之可言，而及其發而得中也，其所以無過不及者，是乃無所偏倚者。

之所為，而於事之中亦未嘗有所偏倚也。故程夫子又曰「言和，則中在其中；言中，則涵喜怒哀樂在其中」矣。呂氏亦曰「當其未發，此心至虛，無所偏倚，故謂之中。以此心而應萬物之變，無往而非中矣」。此朱夫子所以有「中，一名二義」之說，而必合此二義而訓中者也。至於庸字之義，則程子以不易言之，而朱子以平常釋之，曰：「惟其平常，故可常而不可易。若驚世駭俗之事，則可暫而不得為常矣。」但謂之不易，不若謂之平常，則直驗今之無所詭異，云耳，實非有別般高遠難行之事也，亦豈同流合汙之謂哉？且既曰當然，則自吾人人倫日用之間，推以至於堯舜之禪授，湯武之伐桀，其變雖無窮，而無適而非平常道理。如菽粟布帛之可食可服而不厭者，特以平常故耳。

夫中庸之論，本諸夫子中和之說，發於子思。而發而中節之和，即所謂時中之中。則子思中和二字，便是說夫子中庸之中者也。然所謂中庸，實兼中和之義，而且其所謂庸者又有平常之義，比之和字，其所該者尤廣，於一篇大旨精粗本末，無所不包。此其所以變和言庸，而必以「中庸」名篇者歟。蓋中庸，全體大用之書也。以首章言之，則天之所以賦與萬物而不能自己者，命也；吾之得乎是命以生而莫非全體者，性也。此朱夫子所以有「天之生此人，如朝廷之命此官；人之有此

性，如官之有此職」之語。而所謂「修道之謂教」者，言聖人因是道而品節之，以立法於天下者也。此性、道、教三者，為一篇綱領。而道之一字，上包性，下包教，又為三者之綱領。此書中許多物事，莫非率性之道。故首章第二條必更提道字，以明其不可離。而其下即以戒懼謹獨為致中、致和之工。先儒論此，專以戒慎恐懼為謹獨之義。朱夫子分而二之，既論戒懼之義，明其無處不謹；而又言謹獨之義，明其所謹者尤在於獨。此蓋因論率性之道，以明由教而入者，其始當如此。其曰中者，所以狀性之德，而形道之體者也；其曰和者，所以語情之正，而顯道之用者也。中之與和，雖有一體一用之名，而其實此為彼體，彼為此用，如耳目之能視聽，視聽之由耳目，初非有二物也。守而不失，以致其中，而大本之立日益固；行之不違，以致其和，而達道之行日益廣。則自然功效之極其盛，而日月星辰，寒暑晝夜，錯行代明，而不失其常；洪纖高下，飛潛動植，各守其性，而無或相悖。此所謂天地位，萬物育，而修道之教亦在其中矣。

章首兼言人物之性，而其下獨以人言之者，蓋以天命之性，人得其全，而物得其偏也。首章論性情，而性情是天生底，人一般，故無君子小人之分也；第二章論德行，而德行是人做底，人各不同，故分君子小人而言之也。蓋德即性情之德，中和是也；行即見諸行事者，時中是也。二者同此中理，

而所指各異。故致中和者，欲其戒懼謹獨，以涵養乎性情；踐中庸者，欲其擇善固執，以求合乎事理。此內外交相養之道也。但以世教之衰，吾人氣質又各不同，不知反求諸己，而所行常失於中，故第二章以下十章，以知仁勇三達德論說中庸，以釋首章之義，使賢知者無過中之敝，愚不肖者無不及之患。若以「問強」一章而言，則南方之强是勇之不及者，孟施舍之勇似之；北方之强是勇之過者，北宮黝之勇似之；其下四強乃君子之勇，而强之中也。先儒呂氏以「矯柔」之矯釋「強哉矯」之義，而南方之强屬之顏子，北方之强屬之子路，殊失經文之旨矣。

前十章既言三達德，而其下九章歷言道之費隱者，蓋德是人之能知能行底，道是人之當知當行底，有此能知能行之德，然後可以施於當知當行之道。故先言知仁勇，而即以費隱繼之，所以申明首章「道不可離」之義者也。大率此書始言中和，以見此道管攝於吾心；次言中庸，以見此道著見於事物；次言費隱，以見此道充塞乎天地。知道之管攝於吾心，則存養省察之工不可以不盡，故以戒慎謹獨言之；知道之著見於事物，則致知力行之工不可以不加，故以知仁勇言之；知道之充塞乎天地，則致知力行之工不可以不周。故自造端夫婦以至於武王、周公之達孝而盛德大業，至矣哉！

先儒之論費隱，呂氏有「費則常道，隱則至道」之語，朱夫

子以為未安。而游氏所謂「天地明察，神明彰矣」，「無方無體」，「七聖皆迷」之語，蓋釋聖人不知不能之意，而朱夫子以下察，以明道體無所不在，非指鳶魚而言，無些私意；莊生邪遯之說譏之。獨謝氏所云「鳶飛魚躍，無些私意」，上子之義。而至其所謂「別以夫子與點之義明之」者，其說又益精，如朱夫子之語矣。「費隱」章，既已總論道之費隱大小，為下七章之綱領，而又恐人之求道於高遠，故下章必以卑近底言之。十三章就身上說，十四章就位上說，十五章言道之見於治家，此三章皆以費之小者言之。十三章忠恕之說，程夫子有「事上莫如忠，待下莫如恕」之語，朱夫子疑之，以為忠之與恕初不相離，程夫子所謂「要除一個不得」，謝氏所謂「猶形影者是也。今析而二之，則是為無恕之忠，無忠之恕也。」程夫子前後之訓若是相反者，恐是記者之誤歟。

十七章以為國言而必稱舜之孝者，蓋孝為百行之首，而孝莫如大舜，故特舉舜之為人倫之至。而其下二章申言文武之業者，非以其三代儀文至周始備，而皆合於中庸之道也耶？游氏嘗論文王之事，而引泰誓、武成，以為文王未嘗稱王之證，朱夫子許其有補名教。至如昭穆之昭，蓋取向南之義。而其或讀為「韶」者，先儒以為晉諱而改之也。禮書之或作「召」字者，假借而通用之耳。其曰宗廟者，宗，尊大也；廟，貌也。死者不可復見，故象生存之貌而尊敬之也。

十六章始以天道言之，示人以造道之極致，而兼費隱、包大小。大者，天地鬼神也；小者，祭祀鬼神也。視不見、聽不聞，性情也，隱也；體物不可遺，功效也，費也。「使承祭祀」以下，又以其發見可驗底言之也。凡「物之終始，莫非陰陽合散之所為」，而陰陽合散莫非真實無妄之理，故誠之一字始見於此。蓋所以發費隱未盡之蘊，貫前後六章之旨，且為下章論誠者張本。使夫天下後世皆知天命之性，則知佛氏之空者非性矣；皆知率性之道，則知老子之無者非道矣；皆知鬼神

「蒲蘆」之說，舊說以為螺蠃，此他無所考，惟夏小正十月「玄

雉入於淮為蜃」，而其傳曰「蜃者，蒲蘆也」。所謂蒲蘆，似亦取變化之義，而近於穿鑿，不足據信。此朱夫子所以舍舊說而從沈氏。而若言九經之說，則其本不出乎修身、尊賢、親親三者而已。敬大臣、體羣臣，則自尊賢之等而推之也；子庶民、來百工、柔遠人、懷諸侯，則自親親之殺而推之也。至於所以尊賢而親親，則亦必修身之至，然後有以各當其理而無所悖戾矣。且既曰親親，而不言任之以事者，此又親親、尊賢並行不悖之道也。苟以親親之故，不問賢否而遽爾任事，不幸而或不勝任，則治之為傷恩，不治為廢法，故只得富貴之、親厚之，而不曰任之以事，是乃所以親愛而保全之也。管蔡致辟之後，惟康叔、冉季載相與夾輔王室，而五叔者有土而無官，聖人之意於此蓋可見矣。

至於前定之說，則亦曰「先立乎誠」而已。先立乎誠，則言有物而不殆，事有實而不困，行有常而不疚，道有本而不窮矣。不殆，如學者平時窮理，則講論之時不差誤也；不困，如平時修兵，則應敵之時不窘迫也；不疚，如平時不為非義，則臨亂不枉道以循人也。且以在下位者言之，不獲乎上，則無以安其位而行其志，故民不可治也；不信乎朋友，則志行不孚而名譽不聞，故上不見信；不順乎親，則所厚者薄，而無所不薄，故不信於朋友；不誠乎身，則外有事親之名，而內無愛敬之實，故親不悅也。然欲誠乎身，亦必明善而已。蓋不能致知

而真知至善之所在，則好善必不能如好好色，惡惡必不能如惡惡臭，雖欲勉焉以誠其身，而身不可得也。故夫子論此，而其下即以天道人道、擇善固執等語繼之。蓋擇善所以明善，固執所以誠身，擇之精而執之固，反諸其身，無一毫之不實，則意誠、心正、身修，而順親、信友、獲上、治民，將無所施而不利，而達道、達德、九經等事，亦一以貫之而無遺矣。

二十二章兼言天人之道，為下文十二章之綱領。而此因三達德而分，故天道、人道間一章而相次。先天道而後人道，欲學者先知天道以為造道之準，然後由人道以求至於天道也。程夫子之論此章，以「內、外、道、行」四字分釋誠明，而朱夫子以不親切疑之。惟「先明諸心」一條，以知語明，以行語誠，而朱夫子稱之，以為得其意也。

## 二十二章從裏說外，以誠者之仁發明天道。

二十三章以誠之者之仁發明天道。而至如致曲之說，朱子以孟子所云擴充其四端者當之。程子之言大意亦如此，而其所謂「曲能有誠，就一事中用志不分，亦能有誠。如養由基之射」等語，疑若專務推致氣質之偏，而無隨事用力，悉有衆善之意。又以「參前倚衡、所立卓爾」之意釋形字，此亦似只言己之所自見，而無與於人也。朱夫子所云「記者略而失之」者，正為此也。

二十四章以誠者之知發明天道。而「至誠如神」之說，呂

氏所云「動乎四體，為威儀之則」者，朱夫子稱其確實。而游氏所云「心合於氣，氣合於神」之語，朱夫子謂非儒者之說矣。

二十五章以誠者之知發明人道，而合實理實心而言之。二十六章以誠者之勇發明天道，言聖人至誠之德與天地無間。其曰悠久者，言善政善教流行於天下也；博，言聖人化，東漸西被，無所不及也；厚，言聖人之德洽肌浹骨也；高明，言民物熙皞，光被四表也；載物，言四海八荒皆在度

內，使天下民物咸囿於德化之中也；覆物，言中天下而立，覆察萬物，如日月照臨，綱紀乎四方也。自第七節以下，直說天地之道，以明聖人之德，而章末舉文王以證羣聖人，蓋所以合聖人學者之勇，而明其成功則同一至誠之無息也。呂氏之論此章，以「積天之昭昭以至於無窮」，比「人之充其良心至於與天地合德」，而朱夫子以為失其旨者，蓋以此章所謂「至誠無息」以至「博厚而高明」者，乃聖人久於其道而天下化成之事，其所積而成者乃其氣象功效之謂，若鄭氏所云「至誠之德，著於四方」者是也，非謂在己之德亦待積而後成也。若如呂氏之說，則是由不息然後至於誠，由不已然後純於天道也，其誤甚矣。

二十七章兼費隱大小，以發明人道。而此章以下，因費隱大小而分天道人道，故天道人道間三章為序。而必先言人道者，欲學者先得人道以為階級，然後可以進於天道也。蓋此章

與二十章論學最詳，聖人之意，欲使學者變其昏愚之質，以求造乎中庸之道。而變化氣質之方，莫如問學，故首章卒章既言存養省察之方，而此章第六節五句，大小相資，首尾相應，其言存心致知之工極其詳切。而若言入德工夫節度，則知先仁次而勇在其中較重，故二十章「博學之」以下以五「（不）「弗」措「繼之」，又曰「人一能之己百之，人十能之己千之」。大哉，勇也！斯其所以能擇善固執也。

二十八章專言費之小者，發明人道。而凡言費，則隱在其中矣。至如軌者，車之轍迹也。周人尚輿，而制作之法領於冬官，其輿之廣六尺六寸，故轍迹之在地者，相距廣狹如一。凡為車者，必合乎此，然後可以行乎方內而無不通。古語所云「閉門造車，出門合轍」者，蓋言其法之同。而春秋傳所云「同軌畢至」者，言政令所及者無不來也。文者，書之點畫形象也。周禮司徒教民道藝，而書居其一，又有外史掌達書名於四方，而大行人之法則九歲一諭焉，其制度之詳如此。至秦滅六國，而車以六尺為度，書以小篆、隸書為法，而周制始改矣。

二十九章專言費之大者，亦人道也。程夫子之論三重，以三王之禮釋之，與鄭說同，朱夫子以為文義不通。而至於所謂上達焉者，則呂氏以「上達之事，如性命道德」、「下達之事，如刑名度數」釋之，是大有悖於朱夫子之說也。若以「本諸身」以下六事而言之，則三王以迹言，故曰不謬，言與其已行者無

所差也；天地以道言，故曰不悖，言與其自然者無所拂也；鬼神無形而難知，故曰無疑，謂幽有以驗乎明也；後聖未至而難料，故曰不惑，謂遠有以驗乎近也。

三十章兼言費隱大小，發明天道。而必引夫子之事以明之者，以其集羣聖而大成也。蓋小德、大德，隱也；川流、敦化，費也。大德敦化，即首章所謂天命之性也；小德川流，即首章所謂率性之道也。若以天地言之，則高下散殊者，小德之川流；於穆不已者，大德之敦化也。以聖人言之，則物各付物者，小德之川流；純亦不已者，大德之敦化也。

三十一章言至聖之德，申明小德之川流；三十二章言至聖之道，申明大德之敦化。而聖人天道之極致，至此而無以加矣。至於卒章，又自下學之工推而至於「篤恭而天下平」，又

推而至於「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其曰「不顯」者，充「尚絅」之心以至其極也，與詩之訓義不同，蓋假借而言之，如大學「敬止」之例也。此章凡八引詩，自「衣錦尚絅」以至「不顯惟德」，凡五條，始學成德，疏密淺深之序也；自「不大聲以色」至「無聲無臭」，凡三條，皆所以贊夫不顯之德也。呂氏以「不顯惟德」通前二義而並言之，又以後三條通為進德工夫淺深次第，是則朱夫子所謂「失其條理」者也。游氏之釋「淡而不厭」曰「無藏於中，無交於物，泊然純素，獨與神明居（者），此淡也，（而）（然）因性而已，故（曰）不厭」<sup>①</sup>，又曰「無聲無臭，則

離人而立於獨」，是則朱夫子所謂「皆非儒者之言」者也。蓋「潛雖伏矣」一節申明首章謹獨之意，此乃致和之工也；「不愧屋漏」一節申明首章戒懼之義，此乃致中之工也。其曰「篤恭而天下平」，即首章位育之功也；其曰「上天之載」，即首章天命之性也。聖人全動靜之德而常本乎靜，故首章先存養而後省察；學者具動靜之理而常失於動，故卒章先省察而後存養。而言其至，則一而已。以是合而揆之，則其所以「始言一理而中散為萬事」者，是由體之一而達於用之殊也；「末復合為一理」者，是由用之殊而歸於體之一也。卷之而退藏於密，放之而彌乎六合，蓋莫非此心之體用，而孔門傳授心法於是備矣。

辛未春，余讀中庸上下四五十遍，反覆玩索，粗有所得。第恨義理無窮，未易領會，且精力短乏，旋復遺忘，始敢不揆僭妄，參取諸說之同異，以明旨義之攸歸，要以便於考究云爾。

① 此句引語據游廩山集校。



中庸雜著

〔韓〕任聖周著  
孫通海點校

## 【題解】

中庸雜著作者任聖周（一七一一一七八八），字仲思，號鹿門，本貫豐川，陶庵李縡門生。居清州鑽研學問，一七三三年（英祖九年）司馬試及格，任世子翊衛司洗馬，遇兄弟連死之禍，辭職隱居公州鹿門，終生專事性理學研究和教育。鹿門是韓國哲學史上重要的氣一元論者。在湖洛論爭中的人物性同異問題上，早期追隨師說，屬於洛論，後轉為湖論。在理氣論上將理氣二元論統一為氣一元論，並發展了氣元論。本書是乙卯年鹿門二十四歲時的著述，反駁了與業師李綽同門的前輩宋明欽的學說。特別是在人物性同論問題和鬼神說等方面與宋明欽截然對立，對農巖學說之弊間有微詞。本文僅論及當時湖洛論爭的焦點問題，對洛論的立場表示懷疑，反映了從洛論脫離的傾向。本篇篇名為編者擬加。（崔錫起）

## 【序】

程勿齋曰：「虛靈，心之體；知覺，心之用。」農嚴曰：

「心之為物，本無體質方所，而又自神明不測。此虛靈二字之

所以立，而初非有動靜體用之殊者也。今也但見其體之在中者無形可見，而不知其用之應物者未始有迹，則其看得虛字已粗矣。況靈字之義不止於靜一邊，尤明白易見。今不察此，並以為此心未發之體，此豈為識虛靈之妙者哉？至於知覺，本亦指此心全體昭昭靈靈者而為言。是雖事物未至，思慮未萌，而方寸之中固嘗了然不昧。今說知覺，專以此心感物而動者為言，則又豈足以盡知覺之義哉？大抵心之虛靈知覺，貫動靜而兼體用。虛靈之體，知覺之存於未發者；虛靈之用，知覺之見於已發者，非有二也。」按：農嚴此論明白簡直，一洗因襲之陋矣。但勿齋說亦非謂靜時全無知覺而動時不能虛靈也，只以虛靈者所以狀此心之全德，故謂之體；而知覺之所以得名本自己發，故謂之用爾。且體用之分，特以動靜言之耳。其實體者，用之未發者也；用者，體之已發者也，初豈有判然二物而不相入哉？然則既言虛靈，則雖不言知覺，而能知能覺、昭昭靈靈之意固在其中矣；既言知覺，則雖不言虛靈，而神明不測、應物無迹之意亦自可見矣。何必並舉虛靈知覺四字而混淪言之，然後方可以盡其合內外之妙也哉？虛靈如鏡之明，知覺如鏡之照，鏡之明與照不害其分體用，則虛靈知覺獨不可分體用哉！未有物來時，其能照者固在也；已照之後，其本明者亦自若也。而以其各有所主，故可以分體用。心之虛靈知覺，亦猶是也。大抵此義但就此心本體上領取，其大意則分體用與不